

周一下午游同里。走在古镇的石子路上，几乎已经不见游客的踪影，只有我们几个人，低头探看路边摊子上随意摆着的芡实、菱米和菜干。

在水乡，船总要坐坐的。和北京来的一对恋人拼船，江南人看惯的小桥流水，在他们眼里自然是新鲜的景致。同行的人在桥畔买的折扇，用来赶赶蚊子和飞虫正好。木船一路掠过河边的香樟树、合欢花和人家檐角探出的凌霄。起先纳闷船的顶棚为何造得如此低仄，等到小船穿过低矮的桥洞才明白过来。这里不是西湖，不必扯篷挂帆，就像威尼斯的刚朵拉，小巧灵活至关重要。

我们挑的饭店是枕河人家，店主是个妙人，在河边栽了一红一白两棵石榴树。这个时节，钟形复瓣的红白花朵，开得像一卷卷藏不住的心事。太湖三白、茭白、芡实粉蒸肉上了桌，很快见底的米酒瓶子搁在河边的石凳上。有多久没这样在露天吃饭聊天了？方桌底下静静燃着一盘蚊香。“沉醉不知归路”，问

人家停车场怎么走。“第一座桥不过，第二座桥不过，第三座桥右拐。”看来，“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”这样的表达的确不是废话。

退思园是第二天才去的。园林的名字都起得这么有深意，同里果然是饱读诗书之人的落脚地。想来“退思补过”比进取要艰难得多。素静的园子，要仔细看，才能明白亭台楼阁含蓄的审美和用心。与“退思草堂”相连的回廊里，墙上的漏花窗上刻着“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”。这样的话，必须由底气十足的人说来才显清贵，不含酸气。据说将诗句刻于漏花窗上，在苏州园林中仅此一例。玉兰和朴树长得很高了，紫藤架扎在小桥上。“菰雨生凉”是一处临水小轩，里面摆着的一张榻十分破烂，却让人不由得点头：“就该这么旧才对。”

平时话不多的朋友，那天突然沉默了下来。追问之下，他说这是多年以前和伊人同游之地。昔日何日，与卿陌路？整个小镇都静着。

细节是一种奢侈

家里的植物修剪过后，剪下来的枝条有时看看姿态有模有样，不忍心立刻扔进垃圾桶，就顺手找个形状合适的瓶子倒上水再养几天。不常水养薄荷，一是因为薄荷叶另有用场，二是薄荷枝个头小，合适尺寸的瓶子不好找。某天灵光一闪：刚刚用完的化妆品瓶子，淡绿颜色，玲珑瓶口，洗净倒满水插两三枝薄荷，简直天造地设。就这么在窗台上放着，等发现时，水中的薄荷枝已经悄悄长出细细长长的根须，于是又开始纠结：要不要干脆再插一盆呢？

完全不需要绿手指就能搞定的事情，薄荷这种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只要长出了根须移植的成功率非常高，小心移植到空花盆里轻轻压紧泥土浇透水，放到太阳不会兜头直射的地方，隔几天一看——有新的小叶子长出来了，这就算是成功了，以后只要阳光水分充足，哗啦啦就长满一盆。

别的植物我基本奉行一种一盆就够了，但薄荷就总觉得多两盆也没关系——好看好养，而且用处多多。

去年整个夏天的饮品来源，大半来自家中窗台。新鲜薄荷叶子，两三片柠檬，大玻璃壶倒进凉开

薄荷之夏

水，放几块冰糖或两勺蜂蜜，就这么一大壶刚好喝一天，有了薄荷，不用放到冰箱里冰镇，水的口感也格外清凉，盛夏里从外面回来，倒一杯喝下去，暑气已经消掉大半。

薄荷叶子是不虞匮乏的，本来薄荷长高了就需要摘心修剪以便长出侧芽新叶，修剪薄荷是我舍不得让别人干的活儿，薄荷香清心醒脑，连手指都会染上清凉的香气。立夏过后，薄荷长得飞快，剪下的枝叶放在浅口碗里晾着，随用随拿，似乎永远都不会空。

等剪下的薄荷枝叶那只大碗都放不下了，通常已是盛夏。拿最大号的不锈钢锅煮开满满一锅水，多余的薄荷叶扔一把进去闷一会儿，一盆水擦地，一盆水擦桌，满室生凉，剩下的薄荷水还够把家里所有毛巾浸湿拧干，擦手洗脸都有凉意和清香。

薄荷香里带一点点辛辣，是薄剑般寒凉锐利的味道，秋风一起，薄荷茶就不好喝了。花盆里的薄荷慢慢也用不着频频修剪，只需时常浇水。有时摘掉枯叶的时候，手指仍会染上淡淡清香——有人在萧瑟的秋冬惆怅地想念过夏季吗？阳光炫目，窗台上的薄荷热烈疯长。

让思想拐个弯

回想近几十年，身边的各种行业变化飞快，难免生出日月如梭的感叹。

司机这个行业，变化最明显。30多年前，这是个高新技术，那时的车辆也少，使得司机特别吃香。在单位里，有时连领导也让他们三分，开会领礼品，都会说还要给司机师傅带一份。如果需要用车，比如搬家啊、送病人啊，我们对司机都是央求，事后还会千恩万谢，谁家的亲戚朋友里有位司机，那可是值得夸耀的资本。市场经济以后，司机的地位不再垄断，搬家有搬家公司，出租汽车更是满街跑，司机与乘客变为商业供求关系。等到私车普及，人人都是司机，这个行当基本就大众化了。

裁缝，过去可是个家家都离不开的行当。脖子上挂着皮尺，胳膊上套着套袖，面前的一张桌子上蒙着布，摆着直尺、剪子、记号笔、划片，鼻梁上再架个眼镜，一看就是专干

这行的。缝纫机那时是家境不错的标志，彩礼或是聘礼中有架缝纫机，就会被人高看；一推屋门，里面放着一架缝纫机，上面还套着个罩子，那意味着富足；假如不但会缝，并且还会裁，那就是裁缝了。如今，街头巷尾的裁缝铺日渐稀少，大城市只有商场的锁边那里还能看到裁缝模样的人。其实，制衣厂流水线旁的人们也是一种裁缝，但已经没有了个性，不过是机械操作而已。

现在的厨师大多在饭馆和宾馆，可计划经济时代的厨师多数在单位的食堂，叫大师傅。大师傅里胖的多，满身呛鼻的油烟味，有人就戏称：“厨子不偷，五谷不收”。实际上，放在如今，他们的胖根本算不上胖，也就是做饭的时候能尝几口，关门后可以多吃几口剩饭剩菜罢了。今天的厨师，瘦的反倒不少，很多人褪下厨装，一身的时尚装束，连点油烟味都闻不到，而

darling，这个七月，我试着好多次，很用力，很用力地想，希望能够想起来，我16岁的那一年，那个夏天，究竟是怎么过的？做了些什么事？去过哪些地方？听了些什么音乐？见过些什么人？可恨的是，我竟然，一点也想不起来了。darling你呢？你还记得你的16岁吗？我想，你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吧，那些并不是很久远的往事，大概，你亦跟我一样，忘记得差不多了。

于是，我想补偿，努力记一点包子的暑假流水，今年，包子16岁。也许有一天，他亦会想不起来，16岁这一年的暑假，是什么模样什么颜色的。

之一，包子在这个暑假里，花两个星期，去上一个应试补习班，应的，是美国高考SAT。一个班，仅两枚学生，一整个酷暑的下午，一枚老师对着两枚学生，打足鸡血一般，狂轰滥炸。从来没有应试教育过的包子同学，目瞪口呆，震惊不已。夜里吃过饭，缓过精神，才跟我讲了点课堂花絮。

老师教，在不十分确定答案的时候，建议可以用排除法。比如，尼日利亚首都在哪里？不太知道是不是？五个选择答案，纽约和波士顿，就可以先排除了。还剩下三个，阿布贾，拉格斯，特拉布松。包子举

手，老师，阿布贾啦。老师看住小人，表扬一句，嗯，你是我的学生里，第一个答出来的。然后老师挑战包子同学，那你知道，拉格斯在哪里？小人答，在西非海岸上。老师再问，那特拉布松呢？小人答，在黑海。老师问，哪个国家的城市？小人答，土耳其的。老师小激动，跟包子讲，darling包子，到现在为止，我只有一个学生知道特拉布松是什么国家的，因为这个学生是土耳其人，而我知道这个城市在土耳其，是因为，我在那里住过三年。包子老弟，你可以的。

听完，本家长为了对这一花絮有所贡献，跟包子做一提高总结。记住，遇见比自己还厉害的学生，感到兴奋，喜悦和欣赏的，是好老师。遇见比自己还厉害的学生，一肚子厌恶，排斥和鄙夷的，不是好老师。包子以他十年之久的资深学生经历，对我的总结表示同意。然

后再提高一下，以后，遇见合作伙伴，遇见上司老板，都是这个思路，记得，你16岁，我就告诉过你了。

之二，晚饭，带包子去五星酒店吃汉堡。车子开进酒店，谢天谢地，竟然有一个地面的停车位空着，手忙脚乱赶紧靠过去。呵呵，不得了，隔壁车位，停着一辆血红的法拉利跑车，车迷包子，在旁边大呼小叫激动不已，五星酒店门口的门童和保安，纷纷围住这辆血色法拉利，花擦花擦，手机频拍。然后，车上跳下来一枚男人，包子定睛一看，深度失望，哦哦，一点也不酷。那男人，一头乱发，一身肥肉，一无是处。我笑软，包子包子，你以为下来一枚贝克汉姆啊？包子不甘心，大概是司机。想想又自言自语，不会是司机，法拉利一共才两个座位。门口保安大叔流着口水问，这车多钱？一无是处男豪迈答，四百万。这回是，连包子亦笑倒了。

手，老师，阿布贾啦。老师看住小人，表扬一句，嗯，你是我的学生里，第一个答出来的。然后老师挑战包子同学，那你知道，拉格斯在哪里？小人答，在西非海岸上。老师再问，那特拉布松呢？小人答，在黑海。老师问，哪个国家的城市？小人答，土耳其的。老师小激动，跟包子讲，darling包子，到现在为止，我只有一个学生知道特拉布松是什么国家的，因为这个学生是土耳其人，而我知道这个城市在土耳其，是因为，我在那里住过三年。包子老弟，你可以的。

听完，本家长为了对这一花絮有所贡献，跟包子做一提高总结。记住，遇见比自己还厉害的学生，感到兴奋，喜悦和欣赏的，是好老师。遇见比自己还厉害的学生，一肚子厌恶，排斥和鄙夷的，不是好老师。包子以他十年之久的资深学生经历，对我的总结表示同意。然

江南水乡，桥多哉矣，苏州阊门外之枫桥独因诗而闻名，唐代张继夜泊枫桥作《枫桥夜泊》诗云：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。其后，题咏枫桥之诗不胜枚举，以致明代诗人高启有“画桥三百映江城，诗里枫桥独有名”之誉。现存枫桥系清同治年重建，桥畔楼名铁铃关，与枫桥纵横相映成趣。今已修成公园，即或夜泊，恐亦难觅张继诗之意境了。

苏州枫桥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杨秉辉 画 \ 文

</